

“车谷”的故事

蒋子龙



65万辆轿车，营业收入1036亿元。能有这般成绩，厉害吧！

我们每天都要路过开发区的东风路，在路西有一个不知是哪家汽车厂的销售场，以白色为主掺杂了一些其他颜色的轿车，摆出了一个相当于几个足球场大的方阵。这真是“车谷”啊！车如谷粒，停车场变成晒谷场。在四月天，汽车的色彩映天曜日，一片光华，美好而令人振奋。

车阵中央有一条大道，一辆辆多轮双层的拖车依次驶进车阵，大拖车上下两层各装6辆或8辆新轿车，大车驮小车，又驶出车阵，分赴各地。难怪有人说，“中国车谷”不仅是造车基地，还是购车胜地。

这里能成为“中国车谷”，似乎还有一种历史渊源。在黄帝故里具茨山的岩画上，有明显的车形符号，与甲骨文中的“车”字相似。《古史考》载：“黄帝作车，引重致远”。足见在上古时代，先民已经跟着黄帝掌握了造车技术，“横木为轩，直木为轅”。所以，黄帝名“轩辕”。武汉开发区里还有幽静而丰富的轩辕书社，以及博物馆、图书馆、书店等等，可见“车谷”人对承接历史文化传统的需求和兴趣。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之所以让人觉得大得出奇，当然不只是生产汽车，还有电子电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这都不足为奇，像这样地处中国经济地理“心脏”的开发区，自然要有高精尖的产业群和成熟的现代科学技术。令我感到新奇的是开发区里竟然还有2400公顷湿地，号称

“长江口袋湿地”。

长江自八百里洞庭奔腾而出，进入洪湖地域陡然转向西北，而后在武湖又转向东北，再奔东南，兜来转去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了一个口袋般的湾，即簰洲湾。于是还造就了口袋外面的武湖、沉湖等湿地。从开发区的繁华中心去口袋湿地，要经过一大片江汉平原，土地肥得真是插根棍儿就能发芽。春麦已经抽穗，绿得冒油，麦株极密，挤成一片片厚实的绿绒毯，一般的风都无法鼓起麦浪。

穿过田野的是一条笔直的柏油路，路两旁是整齐而密集的杉树，树干笔直地插入天空，多是粗如一抱，细的也有两指，从底部到树梢，长满长长的枝条，大枝条上又有无数细密的枝叶，植物学家给它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落羽杉。确是一身羽毛，护卫着柏油大道，使其变成一条长长的胡同。

出了胡同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到达长江河口的湿地原野。这里与开发区的产业密集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一派野趣，水面开阔，草色冥冥。踏进湿地，荆棘勾衣，脚下、路边随处都是繁盛的野花。大片的芦苇密集而粗壮，粗的竟像高粱杆，苇叶宽大，是端午包粽子的好材料。芦苇丛中藏着许多北方叫“呱呱呱”的鸟，如交响乐一般地鸣唱着，与远处的蛙声相呼应。受到惊扰，鸟儿像箭一样从苇丛中射出，在空中划个半圆又迅疾地钻进苇丛……

天地有大美，而大美非景，自

然而然，便成奇绝。是长江洄流湾，形成这典型的平原洪泛湿地，环境独特，不可复制。江河交汇、湖泊相连的滩涂，为长江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繁衍生息的温床，湿地也是武汉重要的生态屏障。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大善大美。

若要感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历史文化血脉，需乘船到江面上去。古老而又生命力强健的长江穿境而过，可想而知这里是历史绕不过去的地方，来到这里是一定要重温精彩的历史故事。

船行若风，开波鼓浪，两岸或迭岫层峦，或草木葳蕤。迎着夕照，岸边苍茫的纱帽山，远看确是状若纱帽。此山相传因大禹的后人“禹青飞帽堵水”而得名，后来却成为赤壁之战的主战场。《万历汉阳府志》载：“旧传周瑜遣黄盖领百人诈降曹操，因其不备而掩之”。即火烧赤壁，创造了千古传诵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设法山，山体众多，林木葱茏，河网密布，山环水绕与壁立于长江北岸的大、小军山，形成天然的三角之势，为兵家要地，诸葛亮曾屯兵于此。

赤壁之战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均在此处设计：周瑜利用蒋干过江当说客，设“反间计”，杀了曹操的水军将领蔡瑁、张允；诸葛亮与庞统在此筹划了“连环计”，让曹操连锁战船，后来的黄盖才得以用火攻得手；诸葛亮在设法山成就了“草船借箭”的奇功，一夜之间送给周瑜十万狼牙。

而今在大、小军山与设法山三山环绕的三国古战场上，还留有诸葛亮借东风的“祭风台”，助黄盖成就大功的“擂鼓墩”……我们的船，也在三国的历史故事中流连忘返，仿佛赤壁之战的风烟，还余绪袅袅，低回不已。

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科技和经济文化，与本地的历史文化和长江地域文化，极其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有人总结为：“上苍垂青，地利天然，历史悠久。”而文化是精神的血脉，是经济发展深层而持久的动力。

这正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让人感到特别大的原因，不只是地域广阔，还因其文化的丰富。也正是文化，在选择适合自己的经济。



漩门涅槃重生

万兴坤

玉环地处浙东南沿海，原是一个海岛县。2017年，撤县建市。玉环山海风光旖旎。旧志称：群山拱峙，沧海环流。玉环本岛与漩门半岛被一条窄窄的天然险峡分隔。两岛之间的峡口，即漩门。这是大自然的造物。

漩门东通大海，西与乐清湾相连。漩门口最深处达43.5米，落差7米。潮涨潮落，激流回旋成涡，汹涌澎湃，声震如雷。卷起的惊涛骇浪，犹如桀骜不驯的蛟龙。船只过往，须待潮平，若遇浪高激流，沉船海难事故屡有发生。

镇堵漩门，是几代玉环人的夙愿。上世纪70年代，漩门堵口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大军投入移山填海的壮举。就在工程开工那年那月，我应征入伍，和玉环50名新战友最后一次乘轮渡过漩门，踏上征程。我到部队的第二年年头，从报上获悉漩门堵口工程已竣工，并举行隆重的通车仪式。险峡变通途，万众欢庆。从此，玉环本岛与内陆连接，玉环岛成了半岛。1979年元旦，我第一次回乡探亲，乘公交车直接从漩门大坝驶过。

时光飞逝。四十多年后，有一次我回玉环老家，相约了几位同学和好友，专程来到漩门，伫立大坝，观赏久别的漩门两岸山海风光。但再也见不到往昔“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景象。当地村民没有忘记当年工程指挥者和建设大军所作的贡献。他们都为自己能参加漩门工程建设感到荣光。聊及漩门今生来世，感慨良多，赞誉者称，筑坝打通了玉环本岛与内陆的通道，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玉环跻身全国百强县之列。那时是向大海要土地，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我来到漩门大坝南端的山脚下渡头村，问一个老奶奶：“漩门没堵时，你家的房子安全吗？”她说：“潮水最高时能淹没到后门的墙脚。尤其是遇到台风，更是担惊受怕，那浪头拍打在岩石上，发出巨大的轰鸣。”为使过往的夜航船只安全，清乾隆年间，在渡口岩石上建有灯塔。我看到对岸的礁石上，仍保留灯塔遗址，被护栏围着。一个老伯说，筑坝后，阻断洋流，乐清湾的海底淤泥沉积抬高，改变了生态环境。下游的海面，因围海造田，演变成滩涂，影响防洪排涝。如当时不筑坝，在漩门架设桥梁，漩门的湍流漩涡险峡，也许是世界上少有的胜景。从漩门回来，我听到坊间传闻，玉环已着手进行撤坝恢复生态的可行性论证。人们企盼有朝一日，炸掉大坝，漩门重开，还原沧海环周、天人合一的自然景观。

2017年10月，玉环市作出一项重大决策，动工修建漩门湾跨海大桥。大桥建成后撤除漩门大坝。大桥建成后撤除漩门大坝，他们为自己能参加漩门工程建设感到荣光。聊及漩门今生来世，感慨良多，赞誉者称，筑坝打通了玉环本岛与内陆的通道，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玉环跻身全国百强县之列。那时是向大海要土地，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我来到漩门大坝南端的山脚下渡头村，问一个老奶奶：“漩门没堵时，你家的房子安全吗？”她说：“潮水最高时能淹没到后门的墙脚。尤其是遇到台风，更是担惊受怕，那浪头拍打在岩石上，发出巨大的轰鸣。”为使过往的夜航船只安全，清乾隆年间，在渡口岩石上建有灯塔。我看到对岸的礁石上，仍保留灯塔遗址，被护栏围着。一个老伯说，筑坝后，阻断洋流，乐清湾的海底淤泥沉积抬高，改变了生态环境。下游的海面，因围海造田，演变成滩涂，影响防洪排涝。如当时不筑坝，在漩门架设桥梁，漩门的湍流漩涡险峡，也许是世界上少有的胜景。从漩门回来，我听到坊间传闻，玉环已着手进行撤坝恢复生态的可行性论证。人们企盼有朝一日，炸掉大坝，漩门重开，还原沧海环周、天人合一的自然景观。

2021年6月，漩门湾大桥建成通车。大桥设计别具一格，呈半月形独塔钢索斜拉桥，半月环形，与“玉环”方言谐音，因此又称“月环桥”，蕴含“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意境。当夜幕降临时，在霓虹灯的照耀下，大桥璀璨闪烁，瑰丽迷人，月影共星光一色，成为玉环地标性景观。而自“月环桥”通车那天起，就预示着漩门大坝撤除日子的临近。

去年国庆节前夕，我在玉环老家，听说漩门大坝即将撤除，我随即赶往现场。是日，秋阳高照，烈日炎炎。只见大坝南北两端拉起警戒线，数台大吊车已开进大坝中心位置。作业人员正忙着搭建撤坝仪式的背景墙，在展板上张贴当年建设大军填海堵坝的老照片。大坝一侧的“月环桥”上，人头攒动。人们打着五颜六色的花伞，或头戴草帽，围观即将撤除的大坝。我沿大桥的阶梯，登上桥头，以告别的目光，最后一次俯瞰大坝的容颜。从筑坝到撤坝，浓缩了半个世纪的历史，见证了玉环的巨变。

今年清明节的下午，我再次来到漩门。这时，静卧漩门40多年的“巨龙”已经消失。当年每日出动上千民工，劈山开岩、抛石截流筑起的大坝，已履行完使命，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横跨漩门的“月环桥”车流穿梭不息。漩门北边礁石上的灯塔基座，储存着漩门的记忆。东西两侧的海水再次拥吻亲吻。西边漩门湾海面，波光粼粼，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意境。当夜幕降临时，在霓虹灯的照耀下，大桥璀璨闪烁，瑰丽迷人，月影共星光一色，成为玉环地标性景观。而自“月环桥”通车那天起，就预示着漩门大坝撤除日子的临近。

漩门的涅槃重生，折射出社会发展理念的变化，由过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转变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符合时代潮流，顺应了民意。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综合治理，海岸线的修复，给子孙后代留下碧海蓝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一张全新的玉环山海图正在绘制。展望愿景，东海之滨，一座花园式港口城市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是喝安溪水仙茶长大的。到北京上大学后，在继续喝乌龙茶的同时，也开始接触其他茶种，首先攻占我味觉的就是茉莉花茶。那时听到有人说：花茶不好啦，都是用的次等茶叶，然后用花来支撑味道。说得好像花茶用的茶叶都是边角料之类，我是不信的。大学期间我常到一位安溪老乡伍阿姨家去做客，我平生第一杯茉莉花茶就是伍阿姨给我泡的。当时我一口喝下去，犹如茉莉拂脸，大赞了声“好喝”。那以后每逢去伍阿姨家，除了能享受到她特意为我烹调的美食外，还能喝到别样清馥的茉莉花茶。

大约22年前我回国时去探望了伍阿姨，我们相见甚欢。伍阿姨记得我的喜好，临别时特意送给我一包北京茉莉花茶。那包花茶在今天看来包装一般，可味道非凡，被我视为珍品。断断续续地我竟然喝了二十几年才喝完它。虽然经过二十多年，但它气味基本没变。对我来说，它的沉香里带着对故土和亲人的美好记忆。伍阿姨的那袋花茶喝完了以后，我在美国超市里到处找，再也买不到那么地道的花香沁人心脾的茉莉花茶了。

去年疫情一过，我便不失时机回了一趟国。姐姐知道我喜欢喝家乡的乌龙茶，特意为我取来了几包顶级铁观音茶包，说如果我中意她就请朋友代购一些。那几包铁观音有种王者归来的气势，香味极为浓郁，力道不凡，我喜欢至极。可惜由于阴差阳错，我与它失之交臂，未能将那顶级铁观音带到美国来。在一次聚餐上我提到这个小遗憾，又提到我其实也相当喜欢花茶，结果餐桌上的一位年轻朋友小迎听着放在了心里。不久前，她寄给我一盒包装精致的花茶，里面装有分别用十二种花制作的十二小袋花茶。我一看就觉得是精品，适

合在周末休闲的时候慢慢喝，慢慢品。一个周五的下午，一下班，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包。刚一打开，一股花香直扑鼻息。喝下一口，我顿然觉得自己身处花园，一步登天！这花茶的清香宛如来自天堂。好奇之下我仔细查看花茶的盒子，一个中文字都没有，整个设计全是西方样式，最下面的一行字写着：Made in China。

哦，这应该是专门进入世界市场的中国精品花茶，里面每一个茶包都有诗情画意的名字。我首先开启的这包名字叫“金色的花洲”。整盒茶的外包装上附有简单说明，它建议冲泡这款花茶时使用玻璃茶壶。我可以理解并想象这么芬馥的花茶冲泡在玻璃器皿里是个什么仙境。就如花茶盒子上所言：花开壶中，永恒时刻。不过我身边没有茶壶，更谈不上玻璃茶壶，只能直接用茶杯冲泡，即便这样也已经有了天堂的意境。这让我想起“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这句谚语。我想，好的花茶倒不一定挑剔器皿。

“金色的花洲”十分禁泡，泡了几遍后芳韵依然。我喝着喝着，不禁又一次想起了伍阿姨。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她大约是在8年前。我离开她一次把我送到大街上，我们还在绿树成荫的辅路上并肩走了好一段路，最后相拥道别。我在北京的第一杯和最后一杯花茶都来自她，难道这就是缘分？一包花茶香味可以绵延二十多年，故土情缘则如古诗所云：绵绵无绝期。尽管伍阿姨那包北京茉莉花茶包装不似当今的精致，制作层级或许有别，但它的清香永远是我心田一掬美妙的甘露，我味觉里一缕不散的芬芳。任何时候一提茉莉花茶，我就会想起伍阿姨和她温馨的家，想起我在那里住了11年的充满茶香的北京城。

茶缘

虔谦（美国）

与黑颈鹤亲近

张恒

初冬时节的大山包湿地，草甸葳蕤，湖水清澈充盈，阳光温暖煦照，四周重叠的山峦像编织一圈的叶瓣，疏密有致地围绕着湿地，使得这片远离喧嚣的湿地如同花蕊一般，绽放着迷人的姿容。

太阳从鸡公山方向照射过来，湿地流淌着泼墨一般的光影。山顶那一字排开的鸡冠形巨石，仿佛在注视着光影的变化。在它的眼里，大山包湿地的前世今生肯定是记忆犹新的，昭通人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带给它的感悟一定是深刻的。近年来，昭通在大山包设立自然保护区，建设黑颈鹤越冬栖息食物源基地，构筑亚高山沼泽化高原草甸湿地生态系统，并且采取一系列生态效益补偿、湿地生态修复措施，有效改善了这里的生态环境，使大山包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入选“中国最美湿地”榜单。大山包湿地，成为多少鸟类向往之地，也成为多少游人向往之地。

我来到这片湿地的时候，已经有许多越冬的鸟类飞临，大山包湿地逐渐热闹起来。这其中，最珍贵的鸟儿当属黑颈鹤。

黑颈鹤是中国特有鸟种，种群数量十分稀少，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为“鸟类大熊猫”。黑颈鹤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每年秋天，是黑颈鹤越冬迁徙的季节，为了寻找适合的越冬湿地，它们穿行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之间。黑颈鹤对越冬环境十分讲究，早年间，大山包湿地这片区域草甸稀疏，水域污染，它们躲得远远的，从未来

合在周末休闲的时候慢慢喝，慢慢品。一个周五的下午，一下班，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包。刚一打开，一股花香直扑鼻息。喝下一口，我顿然觉得自己身处花园，一步登天！这花茶的清香宛如来自天堂。好奇之下我仔细查看花茶的盒子，一个中文字都没有，整个设计全是西方样式，最下面的一行字写着：Made in China。

哦，这应该是专门进入世界市场的中国精品花茶，里面每一个茶包都有诗情画意的名字。我首先开启的这包名字叫“金色的花洲”。整盒茶的外包装上附有简单说明，它建议冲泡这款花茶时使用玻璃茶壶。我可以理解并想象这么芬馥的花茶冲泡在玻璃器皿里是个什么仙境。就如花茶盒子上所言：花开壶中，永恒时刻。不过我身边没有茶壶，更谈不上玻璃茶壶，只能直接用茶杯冲泡，即便这样也已经有了天堂的意境。这让我想起“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这句谚语。我想，好的花茶倒不一定挑剔器皿。

“金色的花洲”十分禁泡，泡了几遍后芳韵依然。我喝着喝着，不禁又一次想起了伍阿姨。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她大约是在8年前。我离开她一次把我送到大街上，我们还在绿树成荫的辅路上并肩走了好一段路，最后相拥道别。我在北京的第一杯和最后一杯花茶都来自她，难道这就是缘分？一包花茶香味可以绵延二十多年，故土情缘则如古诗所云：绵绵无绝期。尽管伍阿姨那包北京茉莉花茶包装不似当今的精致，制作层级或许有别，但它的清香永远是我心田一掬美妙的甘露，我味觉里一缕不散的芬芳。任何时候一提茉莉花茶，我就会想起伍阿姨和她温馨的家，想起我在那里住了11年的充满茶香的北京城。

自从这里建立了自然保护区，政府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退耕还湿还草上万亩，同时建设了近4000亩的黑颈鹤食物源基地，为黑颈鹤野外觅食提供充足的食物保障，渐渐就有黑颈鹤来了，而且越来越多，从几十只到几百只，直至现在的上千只。

因为黑颈鹤的来临，许多的鸟儿随着黑颈鹤起舞，跟着黑颈鹤歌唱。黑颈鹤当仁不让地做起了领舞者、领唱者，优美的鸟舞仿佛让湿地也跟着旋动起来。此时在我的眼里，飞鸟和霞光相映的意境，比王勃的诗句还有内涵；鸟鸣和风声唱和的交响，比高原情歌更有韵味。

黑颈鹤聚集在一起的气势很是壮观，像草原的羊群，像天空的云层。我仔细打量着离我最近的那只黑颈鹤，确实很耐看，像高原的勇士，全身灰白色衣衫，长颈，长腿，力量感十足。头顶的羽毛蓬起如冠，眼周围裸露的红色皮肤如彩笔所描，颈项羽毛除少量白色外，其余均为黑色，飞翔也是黑褐色，从前至后弯曲呈弓形，羽端分支成丝状覆盖在尾上。尾羽和腿脚还是黑色，羽缘稍显棕黄色。而肩羽却由浅灰黑转为灰白色，并逐渐延伸至下体。全身羽毛颜色搭配得恰到好处，如精心设计一般。

“来不过九月九，去不过三月三。”这是当地新流传的民谣。每年农历九月初九前后，第一批黑颈鹤会如期抵达大山包湿地，到了次年农历三月初三前后，它们又陆续飞往繁殖地若尔盖大草原。我以为，这是大山包湿地与黑颈鹤之间的最美约定，书写着人与鹤之间最温暖的故事。

